

爱的教育

第 一 十 月

始 业 日

十 七 日

今天开学了，乡间的三个月，梦也似的过去，又回到了这丘林的学校里来了。早晨母亲送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，心还一味想着在乡间的情形哩，不论哪一条街道，到处都是学校的学生们；书店的门口呢，学生的父兄们都拥挤着在那里购买笔记簿、书袋等类的东西；校役和警察都拼命似的想把路排开。到了校门口，觉得有人触动我的肩膀，原来是我三年级时候的先生，是一位头发赤而卷拢、面貌快活的先生。先生看着我的脸孔说：

“我们不再在一处了！安利柯！”

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，今天被先生这么一说，不觉重新难过起来了。我们好不容易地到了里面，许多夫人、绅士、普通妇人、职工、官吏、女僧侣、男佣人、女佣人，都一手拉了小儿，一手抱了成绩簿，挤满在接待所楼梯旁，嘈杂得如同戏馆里一样。我重新看这大大的休息室的房子，非常欢喜，因为我这三年来，每日到教室去都穿过这室。我的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见了我：

“安利柯！你现在要到楼上去了！要不走过我的教室了！”

说着，恋恋地看我。校长先生被妇人们围绕着，头发好像比以前白了。学生们也比夏天的时候长大强壮了许多。刚入一年级的孩子们不愿到教室里去，像驴马似的倔强，勉强拉了进去，有的仍旧逃出，有的因为找不着父母，哭了起来。做父母的回了进去，有的诱骗，有的叱骂，先生们也弄得没有法子了。

我的弟弟被编入在名叫代尔卡谛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组里。午前十时，大家进了教室，我们的一级共五十五人。从三年级一同升上来的只不过十五六人，惯得一等奖的代洛西也在里面。一想

起暑假中跑来跑去游过的山林，觉得学校里暗闷得讨厌。又忆起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来：那是常常对着我们笑的好先生，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先生。那个先生的红而卷拢的头发已不能看见了，一想到此，就有点难过。这次的先生，身材高长，没有胡须，长长地留着花白的头发，额上皱着直纹，说话大声，他瞪着眼一个一个地看我们的时候，眼光竟像要透到我们心里似的。而且还是一位没有笑容的先生。我想：

“唉！一天总算过去了，还有九个月呢！什么用功，什么月试，多讨厌啊！”

一出教室，恨不得就看见母亲，飞跑到母亲面前去吻她的手。母亲说：

“安利柯啊！要用心罗！我也和你们用功呢！”

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可是因为那位亲爱快活的先生已不在，学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。

我们的先生

十八日

从今天起，现在的先生也可爱起来了。我们进教室去的时候，先生已在位子上坐着。先生前学年教过的学生们都从门口探进头来和先生招呼。“先生早安！”“配巴尼先生早安！”大家这样说着。其中也有走进教室来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。可知大家都爱慕这先生，今年也想仍请他教。先生也说着“早安”！去拉学生伸着的手，却是不看学生的脸。和他们招呼的时候，虽也现出笑容，额上皱纹一蹙，脸孔就板起来，并且把脸对着窗外，注视着对面的屋顶，好像他和学生们招呼是很苦的。完了以后，先生又把我们一一地注视，叫我们默写，自己下了讲台在桌位间巡回。看见有一个面上生着红粒的学生，就让他中止默写，两手托了他的头查看，又摸他的额，问他有没有发热。这时先生后面有一个学生乘着先生不看见，跳上椅子玩起洋娃娃来。恰好

先生回过头去，那学生就急忙坐下，俯了头预备受责。先生把手按在他的头上，只说：“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事了！”另外一点没有什么。

默写完了，先生又沉默了，看着我们好一会儿，用粗大的亲切的声音这样说：

“大家听我！我们从此要同处一年，让我们好好地过这一年吧！大家要用功，要规矩。我没有一个家属，你们就是我的家属。去年以前，我还有母亲，母亲死了以后，我只有一个人了！你们以外，我没有别的家属在世界上，除了你们，我没有可爱的人！你们是我的儿子，我爱你们，请你们也欢喜我！我一个都不愿责罚你们，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！请你们全班成为一家，给我慰藉，给我荣耀！我现在并不要你们用口来答应我，我确已知道你们已在心里答应我，‘愿意’了。我感谢你们。”

这时校役来通知放学，我们很静很静地离开座位。那个跳上椅子的学生走到先生的身旁，抖抖索索地说：“先生！饶了我这次！”先生用嘴亲着他的额说：“快回去！好孩子！”

灾 难

二十一日

学年开始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。今晨到学校去，我和父亲正谈着先生所说的话。忽然见路上人满了，都奔入校门去。父亲就说：

“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了？学年才开始，真不凑巧！”

好容易，我们进了学校，人满了，大大的房子里充满着儿童和家属。听见他们说：“可怜啊！洛佩谛！”从人山人海，警察的帽子看见了，校长先生的光秃秃的头也看见了。接着又走进来了一个戴着高冠的绅士，大家说：“医生来了！”父亲问一个先生：“究竟怎么了？”先生回答说：“被车子轧伤了！”“脚骨碎了！”又一先生说。原来是洛佩谛，是二年级的学生。上学来的

时候，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忽然离开了母亲的手，倒在街上了。这时，街车正往他倒下的地方驶来。洛佩谛眼见这小孩将被车子轧伤，大胆地跳了过去，把他拖救出来。不料他来不及拖出自己的脚，被车子轧伤了自己。洛佩谛是个炮兵大尉的儿子。正在听他们叙述这些话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妇人发狂似的奔到，从人堆里挣扎进来，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。另一个妇人同时跑拢去，抱了洛佩谛的母亲的头颈啜泣，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。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，我们在外边可以听到她们“啊！洛佩谛呀！我的孩子呀！”的哭叫声。

立刻，有一辆马车停在校门口。校长先生抱了洛佩谛出来。洛佩谛把头伏在校长先生肩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闭着。大家都静默了，洛佩谛母亲的哭声也听得出。不一会儿，校长先生将抱在手里的受伤的人给大家看，父兄们、学生们、先生们都齐声说：“洛佩谛！好勇敢！可怜的孩子！”靠近一点的先生学生们都去吻洛佩谛的手。这时洛佩谛睁开他的眼说：“我的书包呢？”被救的孩子的母亲拿书包给他看，流着眼泪说：“让我拿吧，让我替你拿去吧。”洛佩谛的母亲脸上现出微笑。这许多人出了门，很小心地把洛佩谛载入马车。马车就慢慢地驶去，我们都默默地走进教室。

格拉勃利亚的小孩

二十二日

洛佩谛到底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。昨日午后，先生正在说这消息给我们听的时候，校长先生领了一个陌生的小孩到教室里来。那是一个黑皮肤、浓发、大眼而眉毛浓黑的小孩。校长先生将这小孩交给先生，低声地说了一二句什么话就出去了。小孩用了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一切，先生携了他的手向着我们：

“你们大家应该欢喜。今天有一个从五百英里以外的格拉勃

利亚的莱奇阿地方来的意大利小孩进了这学校了。因为是远道来的，请你们要特别爱这同胞。他的故乡很有名，是意大利名人的产生地，又是产生强健的劳动者和勇敢的军人的地方，也是我国风景区之一。那里有森林，有山岳，住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。请你们亲爱地对待这小孩，使他忘记自己是离了故乡的，使他知道在意大利，无论到何处的学校里都是同胞。”

先生说着，在意大利地图上指格拉勃利亚的莱奇阿的位置给我们看，又用了大声叫：“尔耐斯托·代洛西！”——他是每次都得一等赏的学生——代洛西起立了。

“到这里来！”先生说了，代洛西就离了座位走近格拉勃利亚小孩面前。

“你是级长。请对这新学友致欢迎辞！请代表譬特蒙脱的小孩，表示欢迎格拉勃利亚的小孩！”

代洛西听见先生这样说，就抱了那小孩的头颈，用了响亮的声音说：“来得很好！”格拉勃利亚小孩也热烈地吻代洛西的颊。我们都拍手喝彩。先生虽然说：“静些静些！在教室内不可以拍手！”而自己也很欢喜。格拉勃利亚小孩也欢喜。一等到先生指定了座位，那个小孩就归座了。先生又说：

“请你们好好记着我方才的话。格拉勃利亚的小孩到了丘林，要同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亚，也应该毫不觉得寂寞。实对你们说，我国为此曾打了五十年的仗，有三万的同胞为此战死。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敬爱。如果有谁因为他不是本地人，对这新学友无礼，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！”

格拉勃利亚小孩归到座位。和他邻席的学生有送他钢笔的，有送他画片的，还有送他瑞士的邮票的。

同窗朋友

二十五日

送邮票给格拉勃利亚小孩的，就是我所最欢喜的卡隆。他在

同级中身躯最高大，年十四岁，是个大头宽肩笑起来很可爱的小孩，却已有大人气。我已认识了许多同窗的友人，有一个名叫可莱谛的我也欢喜。他着了茶色的裤子，戴了猫皮的帽，常说有趣的话。父亲是开柴店的，一八六六年曾在温培尔脱亲王部下打过仗，据说还拿到三个勋章呢。有个名叫耐利的，可怜是个驼背，身体怯弱，脸色常是青青的。还有一个名叫华梯尼的，他时常穿着漂亮的衣服。在我的前面，有一个绰号叫做“小石匠”的，那是石匠的儿子，脸孔圆圆的像苹果，鼻头像个小球，能装兔子的脸，时常装着引人笑。他戴着破絮样的褴褛的帽子，常常将帽子像手帕似的叠了藏在口袋里。坐在“小石匠”旁边的是一个叫做卡洛斐的瘦长、老鹰鼻、眼睛特别小的孩子。他常常把钢笔、火柴空盒等拿来买卖，写字在手指甲上，做种种狡猾的事。还有一个名叫卡罗·诺琵斯的高傲的少年绅士。这人的两旁有两个小孩，我看是一对。一个是铁匠的儿子，穿了齐膝的上衣，脸色苍白得好像病人，对什么都胆怯，永远没有笑容。一个是赤发的小孩，一只手有了残疾，挂牢在项颈里。听说他的父亲到亚美利加去了，母亲走来走去卖着野菜呢。靠我的左边，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孩，他名叫斯带地，身材短而肥，项颈好像没有一样，他是个乱暴的小孩，不和人讲话，好像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先生的话，他总目不转睛地蹙了眉头、闭紧了嘴听着。先生说话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说话，第二次他还忍耐着，一到第三次，他就要愤怒起来顿脚了。坐在他的旁边的是一个毫不知顾忌的相貌狡猾的小孩，他名叫勿兰谛，听说曾在别的学校被除了名的。此外还有一对很相像的兄弟，穿着一样的衣服，戴着一样的帽子。这许多同窗之中，相貌最好最有才能的，不消说要算代洛西了。今年他大概还是要得第一的。我却爱铁匠的儿子，那个像病人似的泼来可西。据说他父亲常要打他，他非常老实，和人说话的时候，或偶然触犯别人的时候，他一定要说“对不住”，他常用了亲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。至于最长大的和最高尚的，却是卡隆。

卡隆的为人，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。我因为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来问我何时在家，到校稍迟，入了教室，先生还未来。一看，三四个小孩聚在一处，正在戏弄那赤发的一手有残疾的卖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。有的用三角板打他，有的把栗子壳向他的头上投掷，说他是“残废者”，是“鬼怪”，还将手挂在项颈上装他的样子给他看。克洛西一个人坐在位子里，脸色都苍白了，眼光看着他们，好像说“饶了我吧”。他们见克洛西如此，越加得了风头，越加戏弄他。克洛西终于怒了，红了脸，身子都发震了。这时那个脸很讨厌的勿兰谛忽然跳上椅子，装出克洛西母亲挑菜担的样子来。克洛西的母亲因为要接克洛西回家，时常到学校里来的，现在听说正病在床上。许多学生都知道克洛西的母亲，看了勿兰谛装的样子，大家笑了起来。克洛西大怒，突然将摆在那里的墨水瓶对准了勿兰谛掷去。勿兰谛很敏捷地避过，墨水瓶恰巧打着了从门外进来的先生的胸部。

大家都逃到座位里，怕得不做一声。先生变了脸色，走到教桌的旁边，用严厉的声音问：“谁？”一个人都没有回答。先生更高了声说：“谁？”

这时，卡隆好像可怜了克洛西，忽然起立，态度很坚决地说：“是我！”先生眼盯着卡隆，又看看呆着的学生们，静静地说：“不是你。”

过了一会，又说：“决不加罚，投掷者起立！”

克洛西起立了，哭着说：“他们打我，欺侮我。我气昏了，不知不觉就把墨水瓶投过去了。”

“好的！那么欺侮他的人起立！”先生说了，四个学生起立了，把头俯着。

“你们欺侮了无罪的人了！你们欺侮了不幸的小孩，欺侮弱

者了！你们做了最无谓、最可耻的事了！卑怯的东西！”

先生说着，走到卡隆的旁边，将手摆在他的腮下，托起他俯下的头来，注视了他的眼说：“你的精神是高尚的！”

卡隆附拢先生的耳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先生突然向着四个犯罪者说：“我饶恕你们。”

我的女先生

二十七日

我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，今日准约到家里来访我了。先生不到我家已一年，我们很高兴地招待她。先生的帽子旁仍旧罩着绿色的面幕，衣服极朴素，头发也不修饰，她原是没有工夫打扮的。她脸上的红彩比去年似乎薄了好些，头发也白了些，时时咳嗽。母亲问她：

“那么，你的健康怎样？先生！你如果不再顾着你的身体……”

“一点没有什么。”先生回答说，带着又喜悦又像忧愁的笑容。

“先生太高声讲话了，为了小孩子们太劳累自己的身体了。”母亲又说。

真的，先生的声音，听不清楚的时候是没有的。我还记得：先生讲话总是连续着一息不停，弄得我们学生连看旁边的工夫都没有了。先生不会忘记自己所教过的学生，无论在几年以前，只要是她教过的总还记得起姓名。听说，每逢月考，她都要到校长先生那里去询问他们的成绩的。有时站在学校门口，等学生来了就叫他拿出作文簿给她看，查他进步得怎样了。已经入了中学的学生，也常常穿了长裤子，挂了時計，去访问先生。今天，先生是领了本级的学生去看绘图展览会，回去的时候转到我们这里来的。我们在先生那一班的时候，每逢星期二，先生常领我们到博物馆去，把种种的东西说明给我们听。先生比那时衰弱了许多

了，可是仍旧非常起劲，遇到学校的事情，讲起来，很快活。二年前，我大病在床上卧着，先生曾来望过我，先生今日还说要看看我那时睡的床，这床其实已经归我的姊姊睡了。先生看了一会儿，也没有说什么。先生因为还要去望一个学生的病，不能久留。听说是个马鞍匠的儿子，发麻疹卧在家里呢。她又夹着今晚非改不可的作业本，据说，晚饭以前，某商店的女主人还要到她那里来学习算术。

“啊！安利柯！”先生临走向着我说，“你到了能解难题、做长文章的时候，仍肯爱你以前的女先生吗？”说着，吻我。等到出了门，还在阶沿下扬声说：“请你不要忘了我！安利柯啊！”

啊！亲爱的先生！我怎能忘记你呢？我成了大人，一定还记得先生，会到学校里来拜望你的。无论到了何处，只要一听到女教师的声，就要如同听见你先生的声音一样，想起先生教我的两年间的事来。啊啊！那两年里，我因了先生学会了多少的事！那时先生虽有病，身体不健，可是无论何时都热心地爱护我们，教导我们的。我们书法上有了恶癖，她就很担心。试验委员考问我们的时候，她担心得几乎坐立不安。我们书写清楚的时候，她就真心欢喜。她一向像母亲样地爱待我。这样的好先生，叫我怎么能忘记啊！

贫民窟

二十八日

昨日午后，我和母亲、雪尔维姊姊三人，送布给报纸上记载的穷妇人。我拿了布，姊姊拿了写着那妇人住址姓名的条子。我们到了一处很高的家屋的屋顶小阁里，那里有长的走廊，沿廊有许多室，母亲到最末了的一室敲了门。门开了，走出一个年纪还轻，白色而瘦小的妇人来。是一向时常看见的妇人，头上常常包着青布。

“你就是报纸上所说的那位吗？”母亲问。

“ 呃 ,是的。”

“ 那么 ,有点布在这里 ,请你收了。”

那妇人非常欢喜 ,好像说不出答谢的话来。这时我瞥见有一个小孩 ,在那没有家具的暗腾腾的小室里 ,背向外 ,靠着椅子好像在写字。仔细一看 ,确是在那里写字 ,椅子上摊着纸 ,墨水瓶摆在地板上。我想 ,在这样暗黑的房子里 ,如何写字呢。忽然看见那小孩长着赤发 ,穿着破的上衣 ,才恍然悟到 :原来这就是那卖菜人家的儿子克洛西 ,就是那一只手有残疾的克洛西。乘他母亲收拾东西的时候 ,我轻轻地告诉了母亲。

“ 不要做声 !” 母亲说 ,“ 如果他觉到自己的母亲受朋友的布施 ,多少难为情呢。不要作声 !”

可是恰巧这时 ,克洛西回过头来了。我不知要怎样才好 ,克洛西对我微笑。母亲背地里向我背后一推 ,我就进去抱住克洛西 ,克洛西立起来握我的手。

克洛西的母亲对我母亲说 :

“ 我只是娘儿两个。丈夫这七年来一直在亚美利加。我又生了病 ,不能再挑了菜去卖 ,什么桌子等类的东西都已卖尽 ;弄得这孩子读书都为难 ,要点盏小小的灯也不能够 ,眼睛也要有病了幸而教科书、笔记簿有市公所送给 ,总算勉强地进了学校。可怜 !他是很欢喜到学校去的 ,但是……像我这样不幸的人 ,是再没有的了 !”

母亲把钱囊中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了她 ,吻了克洛西 ,出来几乎哭了。于是对我说 :

“ 安利柯啊 !你看那个可爱的孩子 !他不是很刻苦地用功吗 ?像你 ,是什么都自由的 ,还说用功苦呢 !啊 !真的 !那孩子一日的勤勉 ,比了你一年的勤勉 ,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呢 !像那小孩 ,才是应该受一等赏的哩 !”

爱儿安利柯啊！你用功怕难起来了，像你母亲所说的样子。我还未曾看到你有高高兴兴勇敢地到学校里去的样子过。但是我告诉你：如果你不到学校里去，你每日要怎样地乏味，怎样地疲倦啊！只要这样过了一礼拜，你必定要合了手来恳求把你再送进学校去吧。因为游嬉虽好，每日游嬉就要厌倦的。

现在的世界中，无论何人，没有一个不学的。你想！职工们劳动了一日，夜里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？街上店里的妇人们、姑娘们劳动了一星期，星期日不是还要到学校里去吗？兵士们日里做了一天的勤务，回到营里不是还要读书吗？就是瞎子和哑子，也在那里学习种种的事情，监狱里的囚人，不是也同样地在那里学习读书写字等的功课吗？

每晨上学去的时候，你要这样想想：此刻，这个市内，有和我同样的三万个小孩都正在上学去。又，同在这时候，世界各国有几千万的小孩也正在上学去。有的正三五成群地走过清静的田野吧，有的正走在热闹的道路上吧，也有沿了河边或湖边在那里走着的吧，在猛烈的太阳下走着的也有吧，在寒雾蓬勃的河上驶着短艇的也有吧，从雪上乘了橇走的，渡溪的，爬山的，穿过森林的，渡过了急流的，踟躕行着冷静的山路的，骑了马在莽莽的原野跑着的也有吧。也有一个人走着的，也有两个人并着走的，也有成了群排了队走着的。着了不同的服装，说着不同的语言，从被冰锁住的俄罗斯以至椰子树深深的阿拉伯，不是有几千万数都数不清的小孩，都夹了书学着同样的事情，同样地在学校里上学吗？你想想想像这无限数小孩所成的集体！又想想想像这样大的集体在那里做怎样大运动！你再试想：如果这运动一终止，人类就会退回野蛮的状态了。这运动才是世界的进步，才是希望，才是光荣。要奋发啊！你就是这大军队的兵士，你的书本是

武器，你的一级是一分队，全世界是战场，胜利就是人类的文明。安利柯啊！不要做卑怯的兵士啊！

—— 父亲 ——

少年爱国者（每月例话）

做卑怯的兵士吗？决不做！可是，先生如果每日把像今日那种有趣的故事讲给我们听，我还要更加欢喜这学校呢。先生说，以后每月要讲一次像今天这样的高尚的少年故事给我们听。并且叫我们用笔记下来。下面就是今天讲的《少年爱国者》：

一只法兰西轮船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开到意大利的热那亚来。船里乘客有法兰西人、意大利人、西班牙人还有瑞士人。其中有个十一岁的少年，服装褴褛，避开了人们，像野兽似的用白眼看着人家。他的用这种眼色看人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原来在两年前他被在乡间种田的父母卖给了戏法班子，戏法班子里的人打他，蹴他，叫他受饿，强迫他学会把戏，带他到法兰西、西班牙到处跑，一味虐待他，连食物都不充分供给他。戏法班子到了巴塞罗那的时候，他受不起虐待与饥饿，终于逃了出来，到意大利领事馆去求保护。领事可怜他，叫他乘上这只船，还给他一封到热那亚的出纳官那里的介绍书，要送他回到残忍的父母那里去。少年遍体是伤，非常衰弱，因为住的是二等舱，人家都很奇怪，对他看。和他讲话，他也不回答，好像憎恶一切的人。他的心已变到这步田地了。

有三个乘客从各方面探问他，他才开了口。他用夹杂法兰西语和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，大略地讲了自己的经历。这三个乘客虽不是意大利人，却听懂了他的话，一半因了怜悯，一半因了吃酒以后的高兴，给他少许的金钱，一面仍继续着和他谈说。这时有大批妇人从舱里走出来，她们听了少年的话，也就故意要人看见似的拿出若干钱来掷在桌上，说：“这给了你，这也拿了去！”

少年低声答谢，把钱收入袋里，苦郁的脸上到这时才现出喜欢的笑容。他回到自己的床位上，拉拢了床幕，卧着静静地沉思：有了这些钱，可以在船里买点好吃的东西，饱一饱两年来饥饿的肚子；到了热那亚，可以买件上衣换上；拿了钱回家，比空手回去也总可以多少好见于父母，多少可以得着像人的待遇。在他，这金钱竟是一注财产。他在床位上正沉思得高兴，这时那三个旅客围牢了二等舱的食桌在那里谈论着，他们一壁饮酒，一壁谈着旅行中所经过的地方情形。谈到意大利的时候，一个说意大利的旅馆不好，一个攻击火车。酒渐渐喝多了，他们的谈论也就渐渐地露骨了。一个说，如其到意大利，还是到北极去好，意大利住着的都是拐子土匪。后来又说意大利的官吏都是不识字的。

“愚笨的国民！”一个说。“下等的国民！”别一个说。“强盗……”

还有一个正在说出“强盗”的时候，忽然银币铜币就雹子一般落到他们的头上和肩上，同时在桌上地板上滚着，发出可怕的声音来。三个旅客愤怒了，举头看时，一握铜币又被飞掷到脸上来了。

“拿回去！”少年从床幕里探出头来怒叫。“我不要那说我国坏话的人的东西。”

第二 十 一 月

烟囱扫除人

昨天午后到附近的一个女子小学校里去。雪尔维姊姊的先生说要看《少年爱国者》，所以我拿去给她看。那学校大约有七百个女小孩，我去的时候正放学。因为从明天起接连有“万圣节”、“万灵节”两个节日，学生们正在欢喜高兴地回去。我在那里看见一件很美的事：在学校那一边的街路角里，立着一个脸孔墨黑的烟囱扫除人。他还是个小孩，一手靠着了壁，一手托着头，在那里啜泣。有两三个三年级女学生走近去问他：“怎么了？为什么这样哭？”他总不回答，仍旧哭着。

“来！快告诉我们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哭的？”女孩子再问他，他才渐渐地抬起头来。那是一个小孩似的脸，哭着告诉她们，说扫除了好几处烟囱，得着三十个铜币，不知什么时候从口袋的破洞里漏掉了。说着又指破孔给她们看。据说，如果没有钱就不能回去。

“师父要打的！”他说着又哭了起来，把头俯伏在臂上，很为难的样子。女学生们围着他看，觉到他很可怜。这时其余的女学生也夹了书包来了。有一个帽子上插着青羽的大女孩从袋里拿出两个铜币来说：

“我只有两个，再凑凑就好了。”

“我也有两个在这里。”一个着红衣的接着说。

“大家凑起来，三十个光景是一定有的。”又叫其余的同学们：“亚马里亚！璐迦！亚尼娜！一个铜币，你们哪个有钱吗？请拿出来！”

果然，有许多人为了买花或笔记本都带着钱，大家都拿出来了。小女孩也有拿出一个半分的小铜币的。插青羽的女孩将钱集

拢了大声地数。

八个，十个，十五个，但是还不够。这时，恰巧来了一个像先生一样的大女孩，拿出一个当十的银币来，大家都高兴了。还不够五个。

“五年级的来了！她们一定有的。”一个说。

五年级的女孩一到，铜币立刻集起许多了。大家还都急急地向这里跑来。一个可怜的烟囱扫除人，被围在美丽的衣服、摇动的帽羽、发丝带、髻毛之中，那样子真是好看。三十个铜币不但早已集齐，而且还多出了许多了。没有带钱的小女孩挤入大女孩群中，将花束赠给少年作代替。这时，忽然校役出来说：“校长先生来了！”女学生们就麻雀般地四方走散。烟囱扫除人独自立在街路中，欢喜地拭着眼泪，手里装满了钱，上衣的纽孔里、衣袋里、帽子里都装满了花，还有许多花散布在他的脚边。

万灵节

二 日

安利柯啊！你晓得万灵节是什么日子吗？这是祭从前死去的人的日子。小孩在这天，应该纪念已死的人，——特别应纪念为小孩而死的人。从前死过的人有多少？又，即如今天，有多少人正在将死？你曾把这想到过吗？不知道有多少做父亲的在劳苦之中失了生命呢？不知道有多少做母亲的为了养育小孩，辛苦伤身，非命地早入地下呢？因不忍见自己小孩的陷于不幸，绝望了自杀的男子，不知有多少？因失去了自己的小孩，投水悲痛，发狂而死的女人，不知道有多少？安利柯啊！你今天应该想想这许多死去的人啊！你要想想：有许多先生因为太爱学生，在学校里劳作过度，年纪未老，就别了学生们而死去！你要想想：有许多医生为了要医治小孩们的病，自己传染了而死去！你要想想：在难船、饥馑、火灾及其他非常危险的时候，有许多人是将最后的一口面包，最后的安全场所，最后从火灾中逃身的绳梯，让给了